

编者按：今年3月12日，是宁波籍文化名家冯宾符诞辰一百周年。冯宾符，慈城望族之后，著名书法家、文史专家冯君木之子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复社，主编《译报周刊》，参与翻译斯诺《西行漫记》。历任上海《联合日报》总编辑，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，《联合晚报》主笔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，外交部研究室研究员、新闻司专员，民进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，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。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有译著《战后苏联印象记》、《世界政治》（合译）等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48年了，我们至今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！

父亲待人真诚、坦率、热情、宽容，他在外面是如此，在家里也是这样。比如，我们从未见过他和母亲之间有过争吵，他对我们几个子女也是和蔼可亲。1958年大跃进，昭遂因为

在天津参加挖海河淤泥的劳动，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在此后养病期间，正值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父母省吃俭用，将家里仅有的少许鸡蛋、猪肉

60余年前，我的老家习惯称为卢家山。三面群山环抱，一面田地平展，出口就是东海象山港。那时我10岁左右，在卢家小学读书，有最合得来的小伙伴连我8人，我们同村、同学、同庚，而且生日都在己卯年的九月份。村里老人因此说我们是“同船来投胎的，民立是摇船人”（8人中一个是男生，他叫卢民立）。我们爬上海塘，看潮涨潮落。潮水很奇怪，橙黄色的浪头明明是在一排排地压过来，但实在它是在撤退！不一会儿就退到了远处、及至更远处，形成一条白色的横线，不再消失。那里有许多船，蝴蝶似的飞来飞去……海的景色我们百看不厌。

我们8个人对“同船来投胎”的说法似信非信，但又希望这是真的：两世的友谊真让人不可思议！我们商量着共同来做一件纪念性的事，于是就想到了“煮天外米饭”。

村里一直有农历二月初二煮天外米饭的习俗。相传二月二是百花娘子的生日，那天，女孩在屋外搭灶开伙，天光下摆一桌素饭菜供奉百花娘子，她就会教你绣花等女红手艺，从此你就会聪明能干起来。但一生只能煮一次。往年我们在人家院子里看到过“煮”的全过程，知道要求比较严格：大米、菜蔬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，灶要自己砌，柴自己捡，锅盆碗筷向人家租，纯是白手起家。

1949年秋天，我们决定，待明年二月二，7个女孩一起煮天外米饭。家里大人都很支持，叫我们赶快准备起来。必须先筹米与柴。当时泥螺是最后一季，称为“桂花泥螺”，也叫“糯米饭泥螺”，壳软，个小，肚里没有泥，最宜米粉拖羹，大口的吃，鲜美无比！7人下涂，共拾了10斤泥螺，兑来一点米，积着。又到山上捡柴，隆冬时节，山林中枯枝被风吹落在地，我们把柴截成两尺长，捆成枕头大小，让它们自己滚下去，再到山脚背回，在我家院子边廊里叠着。7人上山，半天能获20来捆。数月中，除了上学，抱弟妹，其余零星时间就上山，柴已叠了一大堆。

春节到了，家里一批批客人，很忙。过了正月十五，我们不用帮家务了，又开始忙自己的事：煮饭地点选在我家院子里，我祖母说，桌椅、炊具、碗筷等就用咱家的好了，方便。我们用几捆柴付给祖母作为院子

乡土情怀

煮天外米饭

卢纪芬

欣闻刁亦男导演的《白日焰火》捧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，不禁想到他的作品序列竟都有“警察情结”，他的《夜车》就是讲法警跟死囚家属的情感故事，可称惊世骇俗，有几场戏绝对震撼，其阴沉冷酷，看不出他原先只是编剧过《爱情麻辣烫》跟《洗澡》的。他2003年的导演处女作《制服》，也是讲的警察故事，但是剑走偏锋，在此旧片重提，只是想看看当年他的站立高度和思考深度。

一个社会，若是看重“制服”，必定轻视人的个体存在，同时造假空间也必定可观，另一方面，越依赖造假，它也必然越重视名份这另一形态的“制服”，国人重面子胜于泰山，面子又何尝不是一件“制服”？孔乙己的长衫就是件科举时代的“制服”。跟“制服”有关的电影也不在少数，俄罗斯的《小偷》（巴维尔·朱赫莱导演），就是用一件穿在小偷身上的军服，批判了欺世盗名的时代；德国早期的《最卑贱的人》（茂瑙导演）里，一件饭店服务生的制服引出一段悲欢交集的现世活剧；《战火》（北野武导演）里，一件旧警服加一辆改装警车的复仇，让日本警察制度无地自容；英国喜剧片《理想警察》（罗伯特·阿什导演）里，一个警局洗车

工，总喜欢掏出他父亲的旧警服过瘾，可见世人有着同一个“制服梦”。同理，当一个中国版的“制服”故事上演时，我发现竟然很难把自己排除出情境，这大概就是电影的力量所在吧，而世上又有几人，活着不是为了谋求名号各样的“制服”？

王小建是西安人氏，破败不堪的临时房里的一个服装加工摊位，维系着他全家的生计——《制服》开头，他的生存困境一览无余，父亲瘫痪，需母亲定时擦背翻身，西北工业城市常见的昏黄砖墙的旧宿舍因为背光而不利于养病，每天背父亲去晒太阳的承诺，又被他一次次延迟，直到他终于背来一块大镜子搁在对面楼顶，把阳光反射到父亲床前。平时话不多的小建，还真有几分小聪明，《制服》故事展开，就和小小聪明有关，外加一点小胆色，或者，后来的那件制服，也可以看成一面奇异的镜子，映照着世相。

影片的叙事不妨看作两条线索的缠绕，一条属于儿子角色的小建，一条属

于能，别无选择地罩上件干布衫而已，甚至，此举背后尚有避免有碍观瞻的一种卑微善意，随后收获的那份未必靠谱的爱情更是属于意外，而这意外是否折射出以貌取人的社会性怪癖？然而接下去是父亲病危，医院里大笔费用待

【雕刻时光】

金熊背后 回望《制服》

贺秋帆

一样的小建无奈地换上了兜里的制服，那恰巧是一件短袖警服，穿着它，小建很是惊恐不安，这有他包括点烟在内的系列肢体语言为证。一个躲雨的女孩过来借火，这一幕后来成为他的爱情引子。这条线索围绕着警服的小建展开，不久，一个“警察”常常在女孩上班的音像店附近执勤，很快，两人开起了钟点房。

小建假借警察之名，其初衷只是出

缴，被逼到绝路的小建开始在冷僻的城乡结合地带伏击过往车辆，收取罚款——影片的两条线索于此合流，王小建的行为无疑地构成了犯罪，但在当下语境里，按照某些死缠烂打的逻辑，将其定性为“穿着别人的衣裳乱收费”，轻描淡写，又有何不可？

《制服》算是中国目下不多的纯作者电影，拿过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，不过，剪辑的突兀，节奏掌控的粗糙，还

宽，抗拒从严”之类的大标语，而昭珏愤怒地撕下标语之际，父亲坚持要昭珏将标语重新贴上，说“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”，可是，父亲真正生气的是，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精力的《世界知识》杂志居然被诬蔑为“卖国杂志”！

由于病痛和心痛，父亲往日那宽厚、乐观的笑容不见了，只有呻吟和叹息……在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的前一天，昭遂从清华大学返回，父亲的眼睛顿时一亮，喃喃自语说：“阿平，你给我拉一段《魂断蓝桥》听听。”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，他知道这次入院是不可能再回家了，此刻他想借助这一乐曲来表达自己对家人的依恋之情。那时此曲被列为“资产阶级靡靡之音”，如果被大院的红卫兵听到，将是一场灾难。为满足父亲的愿望，母亲拿出一条厚窗帘，把它挂了起来；好提去庭院‘放风’作巡逻；昭遂拿出积满灰尘的小提琴进行清理……当旋律从昭遂手指和弓弦之间抑扬顿挫地展开时，我们的心灵如醉酒般地颤动起来，它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我们和父亲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离别之情，我们彼此是那么依恋，又是那么无可奈何。当音乐戛然而止时，我们每个人都泪流满面。只见父亲闭上了眼睛，脸上有了瞬间的安宁。遗憾的是音乐带给他的享受是如此的短暂，而让我们欣慰的是，父亲终于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最后一次聆听到自己喜爱的乐曲。

今年3月12日，是父亲诞辰100周年，写下这些以表达我们对父亲的深深怀念。

（作者为冯宾符长女、二子与幼子）

怀念父亲冯宾符

冯昭珏 冯昭逢 冯昭逵

【一种怀念】

【生活杂记】



湖边小景 (中国画)

余明海 绘

北方食饼

张良鸿

我出去自助游有个老习惯，总尽可能品尝当地饭食，去年秋天的京津冀之行也不例外。河北大地主产旱粮，尤以小麦为多，于是我们就过瘾面食。天津麻花和鲜花包自然要尝尝，北京饺子和炸酱面也要试试，但我们吃得更多的是饼子。包子饺子麻花面条甚至馒头，在古代其实也称为饼，《说文》中讲：“饼，面餐也”，刘熙《释名》说：“饼，并也，溲麦面使合并也。”也就是说只要把麦粉加水合并成面团做成的一切食物都叫作饼，只是入炉烤制的叫烧饼，入笼蒸煮的叫蒸饼，入汤烹之名汤饼，入油锅炸之名油饼，杂以豆糖霜称环饼而已。

我们真正吃得多的是煎饼、锅饼和烧饼，因为在河北，这几样饼都很地道，尤其是烧饼。

河北烧饼，无论保定还是石家庄、邢台、邯郸的，都和南方不大一样。我们这里烧饼即是大饼油条中的大饼，薄薄的，有点脆。河北那里不叫大饼，甚至不叫烧饼而干脆叫“火烧”。饼的面积比南方大饼小一些，厚度比大饼厚许多，两面有点焦脆，中层白莹极易掰开呈中空状，方便塞进食料去。什么食料呢？荤素皆可：葱蒜豆腐香干丝、猪肉牛肉鸡鸭蛋。当然很多情况下并不另嵌食料而就着热菜吃。

河北有两种不同钢饼，一种和沪甬的炝饼相似，较薄，用的是酵面。烙饼的平底锅里浇些油，放上擀过厚约半公分的生面圆饼坯，烤烙一下后略微洒水，盖钢盖焖烙，发胀熟透，揭锅切卖。微咸，吃口松软。另一种用的是不发酵的死面，饼坯较厚，硬是用擀面杖下大力气压成；和面时不放任何调料，水也放得较少。饼坯放入平底锅用小火慢慢烘烙，待水分烘干面粉烤熟锅饼也就成功了，同样用刀切开称分量售卖。只是吃法与前面一种有较大差异：前者可用纸裹起来边走边吃；后者太干硬，不饮浆喝汤恐怕难以咽。豆腐浆也要，肉汤菜羹也要，一句话，就汤正餐吃锅饼，美妙！若问我更喜欢哪一款？可能后一种锅饼更本色本味，更质朴粗犷，更像北方汉子，也更合心意。

吃燕赵煎饼与前些年游山东吃的泰安煎饼味道差不多，基本上算是温故忆旧。乌溜晶光滚烫的圆形厚铁鏊上抹一点香油，舀一小瓢粉糊倒上，用小竹耙迅速摊开刮匀，十几秒钟便烙透了，周边一铲，轻轻一揭，一张重约一两半的煎饼便告成功。考究一点的，半熟时打上一个鸡蛋一起摊烙，就成了鸡蛋煎饼。卷什么馅，随顾客欢喜：生大葱、青瓜片、生菜叶、甜酱、芝麻辣酱、渣豆腐任凭挑选，两元一卷优哉游哉。煎饼色香味绝对一流：色黄白、喷鼻香、入口柔软纠缠，回味醇鲜、越嚼越美，大有浑厚纯朴的气质风情。如果硬要比较冀鲁煎饼的差异，我感觉山东煎饼多以玉米面、小米面摊煎，黄色为主；河北煎饼多以小麦面摊煎，莹白是主色调。两者味道皆正宗地道，实在难分伯仲。

《小武》的结尾后便忙着去街边买烟，客观上成就了小建的逃脱，他们死命追赶体力不支的失态身影，也昭示了业务素养的底下，光天化日，一个假警察把两个真警察远远地抛于身后，这一手，实在是犀利莫冥。

当然，影片里还有一个警察被深深地藏了起来，那就是小建手里那件制服的主人，从小建回答便衣盘问时回答的“北新中队”一词判断，那主人该是个货真价实的交警。小建送货上门遭遇铁将军，良久，对门邻居厌恶地回答了那警察的下落，“出车祸了。”这未及展开的线索背后藏着什么？别人的衣服做好了都自己来取，只有他的制服被小建送上门去，这又作何解？小建视角里的声色场所，警力为何又偏偏缺席呢？小建的幸运落跑，让他避免了小武式的悲哀结局，这是影片于灰暗里带来的最大亮点，它甚至是古已有之的边缘群体生存之道的逆袭浓缩，国内另一位独立导演何建军拍的《蔓延》之结尾，同样给流落街头的电影文化推广者以柳暗花明的出路，两部影片对弱势一方，不约而同地网开一面，显然都是基于作者对世风的一种共同认知，可见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血脉，虽然惨淡，总还命运地留存着。